

2018年
中国

散文

排行榜

周明 王宗仁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非外借

2018年
中国
散文
排行榜

周明 王宗仁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8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 周明, 王宗仁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00-3110-4

I. ①2… II. ①周… ②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53586号

2018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周 明 王宗仁 主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丽丽 辛蔚萍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21.7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110-4
定 价	43.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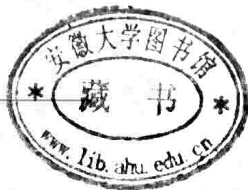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2018-4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 | | |
|----|-----|----------------|
| 1 | 铁 凝 | 我所认识的伊蕾 |
| 6 | 徐怀中 | 巍巍太行有你的传说 |
| 10 | 陈建功 | 让“幺蛾子”追得“五脊六兽” |
| 15 | 蒋子龙 | 上虞的“上与下” |
| 20 | 马识途 | 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国特色 |
| 25 | 贾平凹 | 人 家 |
| 28 | 陈祖芬 | 摇碎一湖金 |
| 37 | 张抗抗 | 洛舍漾 |
| 42 | 梁晓声 | 孩子、驴子和水 |
| 49 | 叶兆言 | 记忆中的一些碎片 |
| 55 | 王巨才 | 湘潭看莲 |
| 62 | 彭丽媛 | 我和喜儿 |

- 77 石 英 我的京剧缘
- 83 周 明 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 90 余 华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 95 葛水平 黄草纸(外二篇)
- 110 肖复兴 在《诗刊》上画画
- 117 任 蒙 春节又见采莲船
- 126 王宗仁 十八岁哥哥告诉小英莲
- 144 刘业勇 巢湖岸边的李家大院
- 150 蒋 殊 盛大的告别
- 161 翁亚尼 习主席送我两本书
- 165 周晓枫 酿 甜
- 168 王必胜 黑土地的花朵
- 172 窦孝鹏 昆仑山的灯光
- 176 王子君 胡耀邦三请黄克诚

- 179 红 孩 从此家乡是故乡
- 183 侯健飞 慢慢长大
- 201 王 洁 寻找，那消逝的蓝天
- 204 郭 伟 78号大院
- 212 谢德才 行走桑植
- 220 宁新路 土豆的清香
- 222 魏丽饶 檀香型岚卿老师
- 228 王贤根 寻找长城脚下的乡亲
- 234 朱金平 珠峰卫士
- 239 任晓璐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 244 王 宁 西山梦泉
- 252 荆淑敏 生命之殇
- 262 王 韵 生育记
- 269 姚化勤 玉兰妹子

278 文清丽 何人破解武松心

286 宁 雨 八月黍成

295 刘亚荣 水坑记

305 简 默 猫部落

319 梅雨墨 爱的寂寞与荒凉

328 海 津 阳光落到地上(外一篇)

334 赵钧海 马鞍形石磨

我所认识的伊蕾

铁 凝

选择特卡乔夫兄弟的这张草图，并不是因为这兄弟二人曾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是当今俄罗斯在世的顶级艺术家之一。更直接的原因是这件作品现在的主人是 中国一个名叫伊蕾的女诗人。

我和伊蕾认识很久了，大约在一九七七年，我们同赴河北省的一个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我们被分配在一个房间。那时我还在河北农村插队，刚写过两三篇小说，伊蕾在河北一家具有保密性质的兵工厂当工人，已经是河北诗坛引人注目 的新星了。回忆当初，第一次见面的伊蕾给我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苗条的身材，烫过辫梢的两条过肩辫子，兔毛高领毛衣……这个组合系列在那个尚未开放的时代算得上是“先锋”了。开会之余，我们就在房间聊天。伊蕾长我几岁，她显得 格外见多识广。她为我背诵海涅和普希金的诗，哼唱舒伯特的小夜曲，并告诉我她的爱的秘密。她是那么热情奔放、坦诚透亮，那么相信我这个与她初次谋面的人。她当然是满怀诗人的浪漫，却又不是那种不着边际的缥缈。她的浪漫是以可靠的朴素做底的；她的奔放也不是虚张出来的，你领受到更多的是诚恳。

后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写出了著名的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

这首影响了当时一批女作家精神领地的长诗，我认为它至今仍旧是伊蕾无可争辩的最好的诗，也是她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无可替代的最明澄的贡献。有时候我会读一读这首诗的某个段落，我被她内心的勇气所打动，被她那焦灼而又彻底的哲思，她那干净而又诙谐的嘲讽，她那豪迈而又柔软、成熟而又稚嫩的青春激情所打动。这就是伊蕾了，这是一个太纯粹的因此会永远不安的女人。

多年之后伊蕾回到她出生的城市天津，当她作为《天津文学》的编辑认真向我约稿时，她的约稿信是短而富有诗意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像爱我自己一样地爱你……”她鼓动我把小说给她，我还是让她失望了。后来她去了俄罗斯，在莫斯科生活了几年又回到中国。这中间我们的联系一直不太多，我只是猜想，伊蕾出国最初的动机可能想赚些钱回来。以前听她说起过她幻想着拥有自己的一所大房子，她在房前种许多玫瑰，然后不受生活所累尽情写诗。几年之中她和朋友通过做工艺品生意赚了一些钱，她对我说那实在是太辛苦的赚钱——而且正遇卢布贬值，她又无法将手中的卢布及时兑成美元。我见过一些她在莫斯科的照片，很多是她在房东家拍的。有一张是莫斯科的严冬她站在房东门口，她身穿羽绒服，肩挎“双肩背包”，头戴花色艳丽的大围巾正准备出门去“办货”。她的脸红扑扑的，真是飒爽英姿，和她另外一些略显凄然和惆怅的表情判若两人。我就在这张照片里看见了伊蕾骨子里的倔强和执拗，还有她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那么，伊蕾就要过上住在大房子里，种着玫瑰花尽情写诗的理想日子了。可是她忽然把赚来的钱都买了俄罗斯油画。对油画并不内行的这位诗人在莫斯科一些朋友的陪同下，几年之内乘火车、汽车——也许还有船，前往列宾住过、列维坦画过的红松林里的优美的“画家村”一趟趟地拜访画家，“联络感情”。为了买画，和那些大牌画家做着讨价还价。一定是她的诚恳打动了他们，她的纯正的诗人气质是容易和人沟通的。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时，见到好几位伊蕾的朋友，比方俄罗斯爱乐

乐团团长左贞观先生，俄罗斯美术家协会第一书记、画家萨罗明先生……他们告诉我，他们很喜欢伊蕾，喜欢她待人的友善和天真。所以她的运气真不错，几年当中她买到了像特卡乔夫兄弟这样的俄罗斯顶级画家的画作，并和这两个老头结下很深的友谊。当钱不够时她就向国内的家人去借，弟弟妹妹的钱她都借过。不能简单地把伊蕾这举动解释成自幼对俄罗斯艺术的热爱，比方说我也是热爱俄罗斯艺术的，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买他们的画。我不能不想，这个伊蕾，到底她还是诗人，她的理智绝对服从着她的灵魂，甚至灵魂里凸现的一朵火花，然后就是不顾一切了。于是也才有了以后的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美术馆——位于中国天津的卡秋莎美术馆。

今年（二〇〇二年）五月伊蕾打来电话，告诉我，由她亲自设计并监工的卡秋莎美术馆已经开馆了，很希望我能去天津看看。我为此专门去了天津，在南开区一条新建的文化街上，伊蕾站在她那小小的美术馆门前迎着我。这是朋友慷慨借她的一套临街住房，她布置了两层展厅，约有二百平方米的面积。做旧的木地板，故意粗笨的仿橡木楼梯，厚重的窗幔，枝形吊灯，茶炊和织锦缎卧榻……一切都透着女馆长伊蕾所造就的俄罗斯氛围。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属于她的宝贵财富——一些当代俄罗斯画家的油画原作，包括特卡乔夫兄弟、梅尔尼科夫、法明、科尔日夫等人的作品。

这张《打草时节》的草图赫然悬挂在卡秋莎美术馆二楼展厅一个惹眼的位置，和后来画成的成品相比，它更多一些自然的激情和生命的真实状态，劳动着的人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时那种无顾忌的奔放，被兄弟两人表现得自由而又充满诗情。成品之后的《打草时节》构图也许更严谨，人物的细部刻画也许更到位，但在整体上却失掉了草图里洋溢着画家有感而发的才情——它变得像一篇“命题作文”了。画中人物被“摆”的痕迹也十分突出，几个劳动妇女好像知道自己被画，都有些“作态”。这就是有时候成品代替不了草图的一个最好说明。为什么观众和收藏者不愿漏过名家的草图呢？在草图上，我们往往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到画家最率真的感情和最无功利之心的自由笔触。

特卡乔夫兄弟是严格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油画传统的一代画家，由于获得过国家奖金，他们去过意大利和法国写生。他们在颜色上谨慎地受到过法国印象派的影响，但他们的可贵在于他们那纯朴而真挚的俄罗斯情感，对土地、母亲、劳动和家乡饱满的爱。苏维埃时期他们的某些作品受到过指责，他们塑造的一些母亲形象被认为过于沉重，缺乏昂扬的笑脸。我想兄弟二人还是有着自己的主意，他们尊重内心的感受，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艺术上的诚实。很多人好奇他们如何共同作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原因也就在此吧，他们沟通和相融的能力，加上他们的不同，一定使他们能够互相激发或互相“打倒”，再从中获得双倍于常人的力量，尽管最终他们没有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形式。

以当今世界艺坛对艺术家的定位，俄罗斯绘画并没有很高的地位，我在有些文字里也试着表述了造成这些的并不都是偏见的原因，俄罗斯绘画绝不像俄罗斯文学对世界文坛那般重要。中国画家包括中国作家喜欢他们或许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缘由。我没有和伊蕾探讨过她对俄罗斯以外的画家的看法。也许这对今天的卡秋莎美术馆不是最重要的，伊蕾靠了自己的浪漫激情和孤注一掷的艰苦努力，实现了她童年的一个梦想，实现了她亲近俄罗斯艺术的愿望，这就是一个最确凿的事实。这世上的人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童年梦想的毕竟还是少数吧，伊蕾你说呢？

伊蕾说：“我要把俄罗斯油画的展览和收藏进行到底，让我的亲人、好友，让每一个陌生的爱好者分享。我想常年举办俄罗斯画家展览，让更多的俄罗斯画家来到天津，让天津成为他们知道和想来的地方。”

当夜晚来临，卡秋莎美术馆闭馆之后，伊蕾和我在馆内的小客厅喝着红茶聊天。她很疲惫，却两眼放光，使我又一次想起她在莫斯科房东家门口那张出发前的照片。这时就听见她说，她已经开始学习画油画了，看画看得她不过瘾了，她要亲自画，并且还动员家里的亲人学油画。因为是朋友，所以我几乎要用最民间的一个形容来说伊蕾了，她简直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啊”。油画是那

么好学的吗？那得有科班出身的基本功啊。我说出了我的怀疑，伊蕾说：“所以我才要学啊。”我不得不再次感叹：这就是伊蕾了，这个看上去有些疲惫的瘦弱的诗人、艺术品收藏家，你坐在她的奋斗许久好不容易刚开张的画廊里，你实在不知道她又会有些什么新想法。唯一使你不怀疑的是，这个人她会不听劝告地去实践她的新梦想。住在自己的大房子里种着玫瑰花写诗，在今天的伊蕾看来，可能已经是一个太小的、太微不足道的愿望了。

我们从卡秋莎美术馆里出来已经很晚，我独自站在门外，看伊蕾在门里逐一关灯并认真操作墙上的报警器，格外想起她在今后诸多的不容易。我祝福伊蕾，并愿意相信，幸福和活力就在这诸多的不容易里吧。

原载《散文》（海外版）2018年第9期

巍巍太行有你的传说

徐怀中

记忆不确，应该是1963年初或许稍后，我订下一个采访计划，打算拜访家乡河北磁县全国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田裕民。希望我的一支秃笔，能够为这位受人们敬仰的传奇英雄，留下一部真实而又鲜活的传记。

当我向田裕民老县长正式提出要采访他时，他却笑吟吟地说：“不急，以后看情况再考虑。”我懂了，老县长从内心不愿意张扬自己。直到1975年2月13日，老县长病逝，我再也没有采访他的机会了。

我自幼崇拜田裕民县长，高仰而视之。

田裕民是1901年生人，抗战前已经从学校走向社会，在黑暗中探索着他的人生路径。1932年初春，由李巨川、王维纲作介绍人，磁县县委书记刘大风带领田裕民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受到“左倾”路线严重影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田裕民能够加入党组织，实在是一个特例。

常见有文章写道，某某人背叛了他原属的剥削阶级，毅然离家出走，成为一名立场坚定的革命战士。田裕民则有所不同，他彻底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却未离家出走，而是利用家庭关系及社会地位，广交政界要员和有识之士，以利开展工作。田家先后接待了直南特委派来的巡视员李振山等多人，提供职业

掩护，安排食宿起居。他常常分派妻子和岳母站岗巡风，以保障安全。他在岳父家里和前妻的娘家，也都办起了联络站与接待中心。1932年，河北省委发动磁县小车社工人武装起义，指挥机构就设在田家后院。

开展工作需要大量开支，田裕民主动承担了为组织筹款的重任。他利用亲友关系，在县城开办了“震亚实业社”，在乡镇开办了布店、瓷器店，以作筹集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几个商铺远远不够，他先是打起了自己家里的主意，再三恳求父亲一次次满足他的需求，随即开始变卖财产，到后来只得忍痛卖地，一出手就是几十亩。

日军进抵磁县前夕，田裕民将“震亚实业社”的枪支物资转移到山区抗日根据地。又征得父亲及家人同意，将财产悉数处理，一部分存粮分给本村贫苦群众，一部分运往山区充作军粮。卖棉花的钱，留下一小部分维持家用，其余全部交给组织用于抗日军饷。这说明，在田裕民矢志不渝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的同时，其本人及一家老小，也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

又何止于此。田裕民家门及亲属中出了几位革命烈士，胞弟田静渊、堂侄婿侯振东、内侄李修身、堂侄田宜之，都是面临生死考验，毫不犹豫地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田静渊也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人，田裕民每一项任务完成，都少不了他的热心参与，顺理成章，他成了兄长的一个得力助手，一个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施行大扫荡，田静渊时任磁武县抗日高级小学校长，为掩护躲藏在山洞里的全体同学，他故意暴露自己，以吸引敌人注意力。敌人追逼急迫，他纵身跳下悬崖，被日军连刺十数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37年11月，田裕民在全县各界代表协调会议上获得通过，正式就任全国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

时下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华北地区社会动乱达到了何等地步。日军疯狂进攻，“国军”溃败南逃，一路任意为害地方。加之盗匪四起山头林立，种种恶

势力及会道门兴风作浪花样百出。社会矛盾高度敏感，投出一个火星，便会引发一场霹雳闪电。

田裕民这个县长，就是在如此纷繁复杂混乱不堪的特定社会条件下走马上任的！对敌斗争形势要求你，必须具有足够的胆识与气魄，以自己身高撑起一方天地！

田裕民宏观意识很强，善于从全局出发，把握事态发展，做事则谨慎细密，具有全方位的组织领导才干，面对敌人强势高压，总是能够积小胜为大胜。

这位“父母官”颁发的第一道政令，即鲜明地体现了抗日民主政府宗旨。规定了统筹统办粮草办法，严禁向民众乱征乱要，先向大户富户筹借粮款，20亩地以下的农户不出负担。不是宣传标语，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县长署名的政府文告，极大鼓舞了民众抗日救国的决心与信念。

磁县小车社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党内同志充分认识到：没有自己的一支军事力量，终成不了大事。田裕民便将他的工作侧重点，转移到创建抗日武装这个方向来了。

他奔走各地，说服地主富商以及亲戚朋友家，把他们的枪支弹药捐献出来，同时派出大批人员，收集“国军”南逃时丢弃的武器装备。至1937年下半年，部队已达千人，组建了统战性质的“磁县抗日保卫总团”。此后数年中，武装力量先后进行多次整编，依次组成了“磁县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八路军129师先遣支队一大队”“冀豫抗日义勇军”，均由田裕民兼任司令，即所谓“军政一肩挑”。

日军投降后，田裕民任太行第五专署专员。原由他呕心沥血创建的“冀豫抗日义勇军”，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四团；磁县独立营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十六旅四十八团。由磁县地方输送出的这两个主力团，跟随刘邓大军转战南北屡建奇功，为磁县乡亲父老赢得了很大荣誉。

田裕民自幼入私塾，读过诸子百家，从不曾学过怎样拉起一支队伍，怎样

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但他并不怵头，军事指挥艺术，说到底是血性的结晶。一个指挥员只要做到与士兵共生死，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学到手的军事知识才能发挥巨大作用。田裕民带兵打仗的诀窍就在于此。

1938年农历大年初一，为保障部队过节安全，田裕民率小分队执行营地巡逻任务，意外遭受日军袭击。一发迫击炮弹在他身旁爆炸，腹部受重伤，血流不止。不讲止血带，连一包药棉都没有，只得用毛巾捂住伤口，继续指挥部队退出战斗。事后，夫人发现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牛皮挎包里，军用地图和日记本都被弹片穿透了，用作部队给养的几块银圆也穿透了一个月牙洞。幸亏有这几块银圆，不然命就难保了。

新中国成立后，田裕民先后任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唐山铁道学院党委副书记，铁道部参事室副主任等职。1959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中央统战部还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即帮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植物园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思想改造。一天，他提醒说：“天要下雪了，溥仪先生可要注意添加衣服。”不想第二天果真飘起了雪花。溥仪大为惊异，问道：“田主任怎么会未卜先知的呢？”田裕民仰天大笑：“我身上有‘晴雨表’哟！”他撩起衣襟，露出腹部近半尺长隆起的伤痕。溥仪这才明白，原来人的伤口可以准确预报气象。

其实，田裕民不必宣讲许多大道理，只消把他的革命经历如实讲述给这位皇帝听，就足以使他大受感动。

人老思故乡。我今年89岁了，写过不少文学作品，却没能完成为家乡革命前辈作传的心愿，这是我此生深深的遗憾。每念及此，不禁怆然泪下……

原载《党建》2018年第6期

让“幺蛾子”追得“五脊六兽”

——我与晚报的“死生契阔”

陈建功

“幺蛾子”这词儿在旧时有点儿贬义。记得年少时走过某胡同，听见北京老太太骂她的孙辈儿：“家去！小王八蛋净跟我这儿玩儿‘幺蛾子’！”“幺蛾子”指的是“上房揭瓦”还是“尿尿和泥”，没闹明白，反正知道是“邪门歪道”就是了。及长，发现“幺蛾子”到底算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有一点可疑。比如当年南方某友人抱怨过领导“净玩幺蛾子”，起因是原始股卖不动，强行摊派大家“戮力同心”。现在那“幺蛾子”，已经变成“英明啊英明”了。另一位友人1997年在密云花13万元买下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单元房，也曾被我讥讽：“玩儿什么‘幺蛾子’呀！”岂料不久前他又见到我，挑畔似的说，那套房子，现在已经值200多万啦。那眼神儿分明是问：还是“幺蛾子”吗？

其实对我来说，“幺蛾子”是早早就喜欢的。搞创作就不必说了。办报纸，不闹点儿“幺蛾子”，难道不乏味吗？当然这“幺蛾子”所指，不是要“雷人”，也不是要“出位”。是说办张报纸，得独具只眼，时不时整出点儿